

莫棠《铜井文房砖录》的文献价值

方笑一

内容摘要:古砖研究在金石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然相关文献较少。《铜井文房砖录》是晚清著名藏书家、学者莫棠著录自藏古砖情况的著作,既是研究历代古砖和砖文的重要资料,又体现了莫棠金石研究的兴趣和成绩。据目前所知,该书的版本有苏州图书馆藏陈子彝抄本和上海图书馆藏冯雄景岫楼抄本,这两部抄本所著录藏砖数目以及个别文字上有所差异,综合起来方能了解莫棠的藏砖情况。从本书看,莫棠藏古砖有两大特色:一是侧重于孙吴和萧梁古砖的收藏,二是拥有比较罕见的画砖。本书所著录的古砖既有字砖,也有画砖,莫棠并不对古砖文字作单纯地释文,而是选择一部分古砖,根据其文字或图像的内容加以描述和考释。每一块砖考释文字长短不拘。莫棠的考释具有三个特点:首先是结合史实,对古砖制作年代进行考证,或加案断。其次是从古砖出土地点发现问题,并加以解释。再次是将自藏古砖与他人收藏、著录或发现的古砖考校异同,以明其性质与价值。

关键词:莫棠 《铜井文房砖录》 古砖研究

古砖的收藏和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南宋洪适在《隶续》中曾著录东汉五件砖文,一般认为是古砖研究之始。清代金石学大盛,古砖也随之成为学者们热衷搜集、拓印、著录和考释的对象,金石学著作中多有涉及古砖的内容,如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录砖文一百七十种,并加考释案断。随着研究的深入,专门著录古砖的著作也应运而生,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陆心源的《千甓亭古砖图释》。该书凡二十卷,著录古砖一千三百多件,不但对每件古砖的砖文、尺寸、出处加以考释,而且还拓印砖文,图文并茂,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规模稍小的著作则有吕佺孙的《百砖考》、冯登府的《浙江砖录》等等。在众多著录和研究古砖的著作中,有一部书不常被人提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这就是晚清藏书家莫棠的《铜井文房砖录》。

莫棠(1865-1928或1929),字楚生,贵州独山人。莫与俦之孙,莫祥芝之

子,其伯父即著名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诗人莫友芝。莫棠游宦两广十馀年,先后任韶州、琼州知府,辛亥革命后弃官,寓居苏州光福镇的铜井山下,名其藏书处曰“铜井文房”。莫棠在其父藏书的基础上,广为搜罗,终于成为莫氏家族中又一位知名藏书家。现存《文渊楼藏书目录》、《铜井文房书目后编》两部目录部分反映了莫棠的藏书情况,其藏书题跋则被陈乃乾辑为《铜井文房书跋》一卷,现存于国家图书馆^①。

除书籍之外,莫棠对金石、书画、古钱币也颇为热衷,《铜井文房砖录》就是其著录自藏古砖情况的专著,既是研究历代古砖和砖文的重要资料,又体现了莫棠金石研究的兴趣和成绩。目前,学术界提及该书时,都谈到苏州图书馆所存的一部抄本,但未披露其详情。而该书的另一抄本藏于上海图书馆,更是未引起注意。其实,这两部抄本在所藏古砖的数目以及个别文字上有所差异,若要充分研究《铜井文房砖录》,需要综合这两部抄本提供的信息。

苏州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苏图本”)一卷,为陈子彝(1897-1967)以正楷抄录,末有陈氏跋云:“独山莫氏藏古砖数百方,今尽归吴中许氏。此《铜井文房砖录》一卷,盖为莫楚生手订,为吴中王氏海粟楼所得,壬申初秋,假之录副,以实书藏。子彝校记。”据此可知,苏图本来源于王謇(1888-1968)海粟楼所藏的莫棠手订本,1932年由陈子彝抄录。上海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上图本”)一卷,以行草抄录,正文首页钤有“景岫楼”和“冯雄印”两方印章,末有冯雄(1900-1968)跋云:“戊子五月,从吴君重晖借得此书稿本,请刘君文蔚录一册。越两月,携至上海,送合众图书馆收藏,颇望有好古之士见而刻梓以传也。南通冯雄识。”每页有“南通冯氏景岫楼写本”字样。由此可见,此本据吴重晖所藏稿本,1948年由刘文蔚录副,属于冯雄的景岫楼抄本之一种。

苏图本共著录古砖102块,其中汉砖21块,三国吴砖34块,晋砖13块,南朝宋砖1块,梁砖14块,陈砖10块,隋砖2块,宋砖6块,元砖1块。上图本则著录古砖100块,其中汉砖19块,三国吴砖34块,晋砖13块,南朝宋砖1块,齐砖6块,梁砖14块,陈砖3块,隋砖3块,宋砖6块,元砖1块。两个抄本著录所不同者,主要是苏图本比上图本多出2块汉砖:单于和亲砖、延平砖。其余各砖两本均见,但有7块砖归属的时代不同,分别是:桓幽州八世孙墓砖、魏北平太守王君墓砖、花卉画砖、2块凤画砖、2块芦鸟画砖。两本著录的差异详见下表:

砖名	苏图本	上图本
单于和亲砖	有	无
延平砖	有	无
桓幽州八世孙墓砖	南朝陈	南朝齐
魏北平太守王君墓砖	南朝陈	隋

①关于莫棠藏书情况,参见史丽君:《莫棠生平及其藏书与题跋考述》,《图书馆杂志》2013年第5期;张宪光:《从影山草堂到铜井文房》,《书城》2015年4月号。

(续表)

砖名	苏图本	上图本
花卉画砖	南朝陈	南朝齐
凤画砖	南朝陈	南朝齐
凤画砖	南朝陈	南朝齐
芦鸟画砖	南朝陈	南朝齐
芦鸟画砖	南朝陈	南朝齐

以上是《铜井文房砖录》两个版本著录之不同,除此以外,两本的文字也有个别差异,但不影响意思的表述。我们拟以上图本为主,参以苏图本,对《铜井文房砖录》的文献价值和特色略作考察。

两个版本的《铜井文房砖录》均有莫棠本人的跋语,从中可见其收藏和研究古砖的目的、兴趣和心得。今据上图本逐录于此:

《御览》引郑缉之《东阳记》:“独公山临溪古冢砖有筮言吉,凡十二字。”又《会稽十城地志》上虞县冢砖题文,及《舆地志》谢灵运得琵琶圻冢甃隐起有字,虽其言同异,要皆砖文见纪载之最古者也。厥后宋人说部、方志中亦或散见。鄱阳洪文惠撰《砖录》不传,惟于《隶续》载一二。迨于国朝,秀水、仪征先后倡导为金石学者,始竞臧弃著录。嘉兴冯柳东太史遂合诸家所有,成《浙江砖录》一书,而江左砖刻习于耳目者,不过宝鼎、蜀师寥寥数事。同治庚午,先君知江宁县,神策门外有古墓崩坏,躬往履视,循令封禁,曾得圯出篆文数砖,曰“富且贵至万世”,或祇“富贵”二字。时余生且六年,见从兄辈手事模搨,亦渐知尘土中物以有字为贵矣。数十年来,殊不恒遇,遇亦间收,乃复转徙毁失,所存无几。顷岁时游秣陵,属有通山开路之役,古砖日出,余每至,必载数者以行,遂积至七八十馀,孙吴、萧梁居其泰半,而砖之有图绘者,山川、人物、官室、车马、草木、鸟兽咸备,诚为历来言甃者所罕备。计海内两朝碑版存者,吴不及五,梁不逮十,今诸砖书势,类若其时能事者所为,不尽出于陶人匠氏之手,而紫髯公雄视一代,江东三世,十七改元,但阙其一,则今之所获不已厚乎?爰合夙有断以百砖,编录如右,如珞砖千甃,吴越著闻,生际盛时,从容考论,余固不惭其多,独羨其身世之幸也。壬戌二月丁亥,独山莫棠。

这篇写于1922年的跋语所蕴含的信息十分丰富。首先回顾了历代对古砖的记载著录情况,其次是讲述自己对古砖的兴趣和收藏,最后阐明自己编录本书并从容考论古砖的旨趣。不难看出,莫棠收藏和研究古砖是受其父莫祥芝和家族中其他成员的影响。其藏砖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有两大特色:一是侧重于孙吴和萧梁古砖,二是拥有比较罕见的画砖。同时,作者研究古砖的态度也非贪多务得,而是强调从容考论。此书编定的时间,在莫棠去世六七年之前,可见其为莫棠晚年整理著录自己一生藏砖,并予总结的产物。

这篇跋中所阐明的情况和态度的确体现在《铜井文房砖录》一书中。本书

所著录的古砖既有字砖,也有画砖,莫棠并不对古砖文字作单纯地释文,而是选择一部分古砖,根据其文字或图像的内容加以描述和考释。每一块砖考释文字长短不拘,写法也没有一定之规,从中我们可见莫棠考论古砖的一些特点。

首先是结合史实,对古砖制作年代进行考证,或加案断。如“延平砖”条云:“殇帝于元兴乙巳年十二月立,此砖‘元年’当在丙午也。砖内阳刻一鹤。”延平是东汉殇帝刘隆的年号,这个年号很特殊,因为殇帝在元兴元年十二月即位,延平元年八月离世,年仅一岁。他只当了八个月皇帝,因此莫棠认为此延平砖所谓“元年”,也就是延平元年,是在丙午年,即元兴元年(乙巳年)的后一年。有时,对年代的判断是为了说明该古砖的价值。如三国吴“神凤砖”条云:“太元二年二月大赦,改元,四月大帝殂,太子嗣位,又改元。则神凤纪元只数十日,此砖想见其罕。”神凤是吴大帝孙权第六个年号,太元二年二月开始,到是年四月孙权驾崩,孙亮即位,五月改元建兴元年,因此“神凤”作为吴的年号只存在三个月,这期间制作的砖又刻有此年号的,当然十分罕见而珍贵了。再如晋“永嘉砖”条云:“三砖皆广州北门外陈氏墓所见,纪年下吉辞各砖不同。怀帝在位六年遇弑,一砖犹称七年,世乱道阻,固宜未闻也。”三块永嘉砖中有一块刻着“永嘉七年”,但永嘉作为晋怀帝的年号,总共才有六年,之所以出现七年,莫棠推测,是因为路途遥远,永嘉之乱的消息并未及时传到广州。政局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南方仍不知情,所以陈氏墓中会出现永嘉七年的晋砖。因为古砖上纪年的信息十分简单有限,莫棠能依仗自身学识,发现值得注意的问题,判断古砖的文物价值,这种敏锐的学术眼光十分可贵。

其次是从古砖出土地点发现问题,并加以解释。如著录中平画砖九块,一般刻有“中平二年二月廿日”,也有“十五日”的,但有的砖多出“定王台”三字,于是莫棠作了如下考释:

案:灵帝诸王无此谥,惟景帝子长沙王发谥曰“定王”,居国,尝筑台以望母,后遂称为“定王台”。此砖殆中平修台所作,第不当见于吴地,莫能明也。然古人往往数千里移置官室,如吴大帝徙武昌官材瓦于建业之类,此或亦以转徙而至欤?

定王台在长沙,刻有“定王台”三字的汉砖按理不应该出现在吴地,但莫棠给出了自己的推测和解释,古人用于修建一处宫室的砖瓦,还可以移用于另一处宫室的修建,他举孙权用武昌宫的砖瓦来修建建业宫的例子,说明长沙定王台的砖后来完全有可能移用于吴地某处宫室的建设。因此在吴地出现刻有“定王台”的古砖就毫不奇怪了。另外,“魏北平太守王君墓砖”条对于北魏的北平太守墓砖出现于吴地也作了解释:“殆弃国来奔而没于南朝者,故葬砖见吴境。”某一类古砖在本不该发现的地方被发现,反映了原先人们对于某个时期或某一方面的历史认知存在问题,不够全面。这一现象必须得到合理的解释。在没有其他相关文献佐证的情况下,莫棠凭借其对史实的熟悉和对金石的学术敏感,对个中原因作了合情合理的推断,这是他研究古砖的一项重要贡献。

再次是将自藏古砖与他人收藏、著录或发现的古砖考校异同,以明其性质与价值。对于自藏古砖,莫棠抱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他不是一味宣扬《铜井文房砖录》中的古砖如何罕觐,而是频繁地拿来与他人的收藏相比较,建立联系,通过这样的方式,更能确定古砖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是否具有价值。如晋“建兴砖”条云:“陆氏《千甃亭》有之,余则得于岭南。《石索》录二断砖,分列其文,不悟为一砖也。”虽然这里对建兴砖的形制没有描述,但作者指出其已见于陆心源的《千甃亭古砖图释》,而自己所得又与之来源不同,这其实说明了建兴砖作为文物的真实可靠性。接着又纠正了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著录的错误。《千甃亭古砖图释》卷十和卷十一共著录晋建兴砖二十四块^①,不知莫棠指的是哪一块。而《金石索·石索六》仅著录“吴建兴砖”,冯氏明确指出,虽然蜀汉西晋皆有建兴年号,但此砖出于吴地,所以是吴主孙亮的建兴年号。此砖一面有“建兴二”三字,一面有“传世富贵”四字,冯氏并未以为此为二断砖,而明白著录为一砖^②。这就有可能是莫棠误记,或是另有所指。又如“桓幽州八世孙墓砖”条云:

考魏晋诸桓未得以幽州著称者,因以质吴县曹君直学士元忠。学士示其婿邹氏藏彭文敬家残砖旧研,有“齐永明三年”五字,一面存“桓幽”二字,虽以下缺,与此为一人之墓物无疑。审其色泽,出世盖久,而适为今日之证知其时代,岂非冥漠有灵?则“幽州”之称待于考索者,其亦将有得乎?

曹元忠之婿邹氏所藏的残砖旧研,正好为莫棠此砖提供了确切的年代,而“桓幽州”到底所指何人,虽然还没有考出,但莫棠还是有信心考索出来。其实,上图本已经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因为上图本与苏图本最大的差异,是前者有曹元忠的五则眉批。其中最长的则恰恰见于“桓幽州八世孙墓砖”条上:“元忠按:《世说·德行》篇注引《桓彝别传》云:‘汉五更桓荣十世孙也。’《元和姓纂》‘桓’下云:‘唐郇王咨议桓法嗣状称崇之七代孙也。’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亦云‘荣八世孙彝’,又云‘崇之七世孙法嗣’,与此‘桓幽州八世孙’句法先后相承,恐是本诸家牒,若为成例。”写下这则眉批的曹元忠(1865-1923),字夔一,号君直,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历官内阁侍读、资政院议员等,是与莫棠同时代的颇有影响的藏书家和学者。他虽然没有考出桓幽州所指何人,但根据史书所载桓氏家族世系,为后人进一步认识莫棠所录的这块古砖提供了可贵线索。

莫棠藏书在其身后散出,为诸多知名藏书家所收,最后辗转入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也有些流入私人藏家手中。但其所藏古砖不知最终命运如何。

【作者简介】方笑一,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宋代文献学。

①陆心源辑:《千甃亭古砖图释》卷十、卷十一,清光绪十七年(1891)石印本。

②冯云鹏、冯云鹓辑:《金石索·石索六》,《续修四库全书》第8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44页。